

他說,我一定是想爸爸

兒子是冬至那天生的,所以叫凱冬。他沒出生的時候,我就立下志向:一生作我兒子的好朋友。

小時候的凱冬,長得漂亮極了。冬天的時候,我用帽子和圍巾把他的頭包得嚴嚴實實的,只是露出小臉蛋。結果,常常有人跑過來問:“哎呦,這是誰家的閨女?這麼漂亮呀!”

三歲以前,凱冬多數時候住在爺爺、奶奶家。爺爺、奶奶的家,在中央音樂學院家屬院的一幢五層小樓里,他們住一樓。樓上家家戶戶經過黃家門口的時候,都要進來把凱冬抱過去親幾口,逗樂一番才上樓。奶奶常常緊張地說:“快去給凱冬洗洗臉,這麼多人親過他。”

兒子三歲半的時候,安倫出國了。人家常常故意逗小凱冬:“爸爸出國了,你想不想爸爸呀?”他立刻一本正經地說:“我不想,因為……因為我爸爸不是出去玩,他是讀書去了!”

有個星期日,我一個人帶凱冬到陶然亭公園玩。玩累了,就找了棵大樹坐下,讓兒子自己在旁邊玩。環顧四周,儘是孩子們與他們年青的父母嬉戲的叫嚷和歡笑聲。我不禁想起,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安倫。要是凱冬也能像別人的孩子那樣,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玩耍,該多好!

“媽媽,你怎么在發呆呀?”不知何時,兒子突然跑過來,從背後一下子攙住我,轉過小臉蛋凝視着我。

“沒有啊!”

“不對,你就是在發呆。哦,我知道了,你是在想爸爸吧!”

說完,他親了我一下,就又跑開了。我坐在那裡,一股暖流從心底涌出,淚水滿了眼眶。我何德何能,怎么生出一個這樣善解人意、懂事乖巧的兒子!

我病了,他在旁邊安慰

安倫不在的三年,我把兒子送到幼兒園全托。每個星期,只是星期六接回來,星期一就送回。那三年,兒子變化很大。每個星期,他都回來唱在幼兒園里學的新歌,得意洋洋地展示他做的小手工。

凱冬四歲的時候,我想讓他學小提琴,因為我和安倫都喜歡小提琴,而且他的爺爺、外公也都是拉小提琴的。

有一天我問兒子:“兒子,學小提琴怎麼樣?”

“小提琴是什麼呀?”

他一臉天真地問我。

我在音樂學院找了當時尚未畢業的陳允(中國小提琴家,現中國愛樂樂團首席)教他,就這樣,凱冬開始了音樂的啟蒙教育。

有一次,他在幼兒園傳染上麻疹。

星期六接他回家的時候,我發現他有點發燒,臉上、脖子上全是紅彤彤的。奶奶說,那是出麻疹,小孩子都會出的。因凱冬打過預防針,所以我也就沒在意。

星期一清早,我起床刷牙的時候,突然在鏡子里看見自己滿臉的紅點,脖子上也有。解開紐扣一看,沒想到整個胸口全是。我快叫婆婆來看:“媽,這是什麼呀?”

婆婆一看,就說:“怎么你小時候沒有出過麻疹呀!你被兒子傳染上了。趕快向單位請假吧!”

我乖乖地打電話給單位請假。

兩個小時後,我就全身長滿了紅點,連腳趾甲蓋上都有紅點,渾身關節也開始痛。婆婆讓我在家好好養病,不能吹風、見光,連陽臺也不許我上去。

我就老老實實地在床上躺著。這下,小凱冬可興奮了,因媽媽不用上班,可以在家陪他。他跑到院子裡見人就說:“我媽媽出麻疹了,是我媽媽傳染給她的!”說的時候,還挺得意呢!

小凱冬怕媽媽躺在床上不能出門挺寂寞的,就把在幼兒園學的本事,全都輪流在床上表演了一遍,好讓媽媽高興。

三年沒見,他有點害羞

1984年10月,我忍痛留下兒子在爺爺奶奶家,只身到美國。1986年,安倫從耶魯畢業,我們順利辦好了去加拿大的手續。一到加拿大,我們就開始申請兒子過來。

1987年7月21日,一家人終於在美國團聚了。十歲的兒子,一個人從北京飛到紐約。

當年的室友何榮(中國中提琴家,現中央音樂學院教授)、小蓮夫婦,開車帶着我和安倫到紐約機場接他。

分開三年,兒子變得害羞了。一見面,我故意盯着他看。可是他一跟我的目光對上,就馬上閃開,特別好玩。

從紐約開車到紐黑文的路,兒子開始跟

我熟起來了,他非要挨着我坐,後來睏了,就躺在我的大腿上睡着了。

到了紐黑文,晚上何榮在客廳鋪床的時候,故意大聲地問:“凱冬,你是自己睡,還是跟媽媽睡呀?”

我當時正在廚房,聽見凱冬對他“何三叔”(兒子對何榮的昵稱)大叫:“我要跟媽媽睡!”樂得我心裡開了花。

一晚上,他都一條腿搭在我的肚子上睡的。雖然壓得我喘不過氣來,可是我動都不願動一下,因為我終於見到朝思暮想的兒子啦。

剛來加拿大,他很孤獨

凱冬剛剛來加拿大的時候,遇到所有移民孩子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——孤獨,沒有朋友。

在北京的時候,凱冬整天和音樂學院大院里的孩子們一起玩。可是來加拿大後的頭幾個月,他幾乎只能自己玩,周圍沒有一個認識的小朋友。

那個時候我有份工作,在加拿大的國家芭蕾舞學校彈琴,安倫也是一家琴行教琴。好幾次冬天的傍晚,我下班回到家,發現屋子裡沒人。

起初我也慌了神,趕緊到處找凱冬。後來從窗戶往外一看,樓下的小學操場上,只有凱冬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那兒。

我心裡覺得非常內疚,對不起孩子。本來下午三、四點鐘,孩子放了學,應該是爸爸或者媽媽在家,陪他做功課,做點東西給他吃,陪他一起玩的時候,現在卻是這樣!

1988年,我下定決心辭掉工作,一心在家陪兒子。每天早上,我起床給他做早飯,還把中午飯也裝好。三點鐘他放學以後,我已經等在家裡,跟他一起做功課。

剛來的時候,他英文不好,我就手把手地教他。我常常從圖書館借簡單的英文書回來,讀給他聽。一學期後,他的英文就基本適應了。

安倫逼凱冬學會游泳

可能因為我跟安倫是搞音樂的緣故吧,我們並不希望孩子走音樂這條路,太苦了,而且需要很強的獻身精神。所以,雖然我也教凱冬彈琴,但沒有刻意引導孩子走音樂的路,就讓他自由發展。

凱冬學游泳是安倫逼的。每年暑假,安倫都要孩子報名參加游泳班。

剛開始,凱冬怕水,每回學習班結束,拿回家的報告都是說他這個不好,那個不行。但是安倫不管這些,還是每年要兒子參加游泳班。沒想到兒子越學越好,後來一直學到最高級,還考取了紅十字會的救生員證書呢。以後只要去江河、湖泊,兒子就得意地說:“媽,我來教你游泳!”

因眼色弱,沒能圓畫家夢

凱冬在學校對理論性很強的東西不感興趣,總是覺得很枯燥乏味。但是他繼承了我們的藝術靈感,在繪畫、廣告設計、導演等方面,都很有才華。

他從小喜歡畫畫,到高中以後,我們都看出來他喜歡美術,也有這方面的天賦。可是,有一天他突然指着一塊橘黃色的圖案

問我:“媽媽,這是什麼顏色?”

“橙色呀!怎么你看不出來嗎?”

“嗯,有點!”

“那你看它是什麼顏色呢?”

“我也說不上來,就是覺得黑乎乎的一塊。”

我心想:兒子可別是色盲吧?

剛好那年回國探親,一問我的姐姐,才知道我們家有時候的遺傳,隔代遺傳,而且傳男不傳女。姐姐的兒子也是色盲,看來凱冬也一定是色盲了。

看到凱冬那麼喜歡畫畫,我不願打擊孩子的自尊心,就從來沒有告訴過他是色盲。直到高中畢業的時候,凱冬一心想考美術系。我站出來極力反對,因為我知道美術專業對眼睛的敏感度要求很高,就像我們搞音樂的對耳朵的靈敏度要求高是一樣的。

我帶凱冬去看了眼睛專科醫生,被確認患

我的兒子凱冬

洪聲音樂 本文作者 歐陽瑞麗

了色弱,並且是無法治愈的。沒有辦法,只好告訴兒子。他倒也不氣餒,就改學廣告設計,既能

夠用他的美術功底,又可以發揮他的創意。

搬出去住後,變化很大

1997年,凱冬到安省藝術設計學院學習廣告設計專業。大學的最後兩年,他迷上了電影,因為他覺得廣告的創作空間太小了,不如電影發揮空間大。

有一年,他還用自己打工賺的錢,買了部二手的攝影機,自己寫劇本,找演員,借場地,準備將來當電影導演。

安倫是個傳統的中國父親,很少當面稱讚孩子,也不懂怎么跟孩子說我愛你這些話,有時候看見兒子哪不好,就大聲嚷嚷。

可是兒子是在北美長大的,從小的教育就是人權、人的尊嚴等等,而且看見人家洋人家里的爸爸怎么那樣和藹可親,他就總是向我訴苦。

2000年,兒子讀大三了。

我為了鍛煉他的獨立生活能力,也緩和父子倆的關係,就讓兒子搬到市中心靠近學校的地方去住。我本來是想兒子搬出去住,但是房租我們負擔,可是凱冬堅決不肯。他說:“媽媽,這多年我已經夠幸福了,我的所有東西都是你們給的,現在你們已經出了學費,我要自己打工掙生活費。”

“可是你上學那麼忙,又要打工,太辛苦了。”

“人不能活得太舒服,不然會變懶的。”

我真是為有一個這麼懂事的兒子自豪。

那一年,兒子和一個韓國的基督徒約書亞同住,兩個人分擔房租,分工負責家務,也一起學習聖經,他的信仰成熟了很多。

我發冷,因為他在水里

2002年8月17日,星期六清晨,安倫去北京錄音了。

兒子打電話回來,知道爸爸去北京了,想回來陪我。可是我一想第二天就是禮拜日,我負責彈琴,有好多事情要做。

“不如過一個星期再回來吧。”我在電話里這樣對兒子說。

18號,星期天,吃午飯時,我突然覺得心裡空蕩蕩,沒着沒落的。

我午飯也沒怎麼吃,就趕到排練現場,開始彈琴。下午排練的時候,我就一直覺得冷,把外套穿上還是覺得冷。心裡還想,可能冷氣開得太大了,可是一問周圍的人,大家都覺得挺好,我就不吱聲了。

六點鐘,指揮剛一喊暫停,我趕緊走到外面曬太陽。我穿著外套,站在太陽地里,抬頭看天,真是晴空萬里。可是,為什麼我的心里就感覺像

是被掏空了呢?

傍晚七點半,禮拜正式開始,我突然覺得不冷了。然後,我就集中精神,一口氣彈完當晚的所有曲目。後來我才知道,大約在下午五點左右,凱冬出事了。我渾身發冷的時候,凱冬正在水里呢。

七點鐘左右,人們發現了凱冬的身體,那以後我就不冷了。原來母子之間是這樣骨肉相連,他在水里的時候,一定感覺很冷,而我也同時感覺到了。

19號,星期一,中午一點半,電話鈴響。我本來不想接的,因為這條電話線是兒子的,平常很少有人用這個號碼找我們。可是電話鈴聲堅持著響個不停。我接起來,是凱冬的老同學約書亞從溫哥華打來的。

我問:“你找凱冬嗎?”

“不是的,我想找你和丈夫。”

“我丈夫不在,他去北京了。”

對方就沉默了一會。

“我非常抱歉地告訴你關於凱冬的事。”

“怎么啦?”

“凱冬昨天跟朋友出去游泳,他淹死了!”

我的第一反應是:不可能吧,他游泳那么好!

再說,真要是出事了,也該是警察來通知我,怎么会是凱冬的同學呢?挂了電話以後,我就跪下來禱告,但願剛剛聽到的一切不是真的,如果是真的,求主給我力量面對。因為安倫也不在家,除了主以外,我沒有可依靠的了。

下午四點,我看見有輛警車停在門口的大樹下面,我知道一切是真的了。果然來了兩個警察,告訴我兒子在游泳的時候遇到漩渦,溺水而死,現在正在醫院,我可以打電話去醫院,安排見兒子的事宜。

當天我想去醫院,可是醫院說還不能給家屬看,要我星期二去。原來他們要對遺體作些處理,等遺容整理好以後,才讓家屬去看。對於加拿大醫院的這個規定,我非常欣慰,因為這是對死者的尊重,也是對生者的安慰。

他的樣子,安詳、寧靜

第二天,教會的黃牧師親自開車,帶我到了醫院。在地下室一間小小的房間,我看見了兒子!

他看上去漂亮極了,干乾淨淨的,皮膚也很光滑,嘴巴半張著,就像平時在家睡著了一樣。我攙住他的時候,他是冰涼的。

起初,我的眼淚流下來。可是再仔細一看,他的樣子那麼安寧、美麗、祥靜,甚至看似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就攙著兒子,對他耳語:“兒子,你放心,媽媽知道你去了了一個好得無比的地方,我們

們的分開只是暫時的,將來在天堂咱們還會在一起,我和爸爸一定會好好的。”

料理兒子後事的時候,我從沒有哭得呼天搶地的。不是我堅強,而是我清楚知道,主耶穌跟我在一起。祂告訴我說:“你放心吧,你的兒子在這里,一個無比美好的地方,比地上要好千倍的地方,你不要憂傷。”那段時間,我覺得主離我很近,有一隻奇妙的手,正在撫平我的心。

他死了,許多人受觸動

我辛勞養育的、二十五歲的兒子,剛剛大學畢業,滿腔理想、抱負,正是生龍活虎的年齡,突然離我們而去,確實很不捨得。

但是,我在凱冬的追思禮拜上,聽見好多人說這個事情對他們觸動很大,以後要重新思考人生,有的人還決志信主了。我想,兒子聽到別人這麼說,他在天上一一定會很高興的。

籌備兒子喪禮的時候,安倫還在中國,我就跟牧師一起一家家殯儀館看過來。當發現最大的殯儀館只能容納兩百人後,我們決定在自己的教會舉行追思禮拜。

第一天晚上遺體告別,來了約五百多人,不少朋友是從外地甚至美國趕來。

第二天的追思禮拜來得更多,有將近七百人。透過追思禮拜,我對兒子的認識又多了一層。很多素不相識的人,告訴我他們與兒子的交往。

一位外國人在追思禮拜上找到我,交給我一張卡。他說:“你不認識我,但我認識你兒子,我在他打工的那幢辦公樓上班,常去他那兒買咖啡。”

“他是那樣地令人難忘,臉上總帶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,你應該為有這個兒子感到驕傲。”

“當我得知這個消息後,我不能不來,整個公司一個星期都在談論你的兒子,這張卡就是我和同事們合寫的。”

果然,卡片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。真想不到,兒子去打工,就能給顧客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。

還有一對洋人夫婦也主動找到我,他們說:“我們是住在你兒子樓下的鄰居,平時我們和他交往不多,但是他給我們的印象很深。”

“我們常常吵架特別鬧,但他從不抱怨。”

“有時我們把垃圾堆在門口,忘記倒掉,他經過的時候就幫我們倒了。”

“現在已經很少見到這樣的年輕人了。”

從始至終,我沒有覺得這是神降下來的一場災難,因為我覺得神安排的一切都有美意。我只有感謝祂,使我曾經擁有過一個健康、活潑、可愛的兒子,而且一起度過了那么多美好時光,給我帶來無比的歡樂。

無論如何,我還是想念他

不過說實話,少了兒子的這兩、三年,每年我還是有一個日子覺得最難度過——凱冬的生日、他出事的日子和母親節。尤其每到母親節,教會送給每一位母親一株康乃馨,這個時候,真是萬般滋味涌上心頭。我既不能坦坦蕩蕩地接受鮮花,要是勉強收下花之後,就更覺得難過。

今年的父親節,我看安倫也挺難過的。教會給所有父親派送禮物的時候,他沒有站起來,他說我這個父親的名份已經沒有了,因為凱冬不在了。

每年8月18日,我和安倫都會開車一個多小時去多倫多以西、伊利湖的長點海灘(Long Point Beach),兒子就是在那里出事的。我和安倫,就在那個風景如畫的旅遊勝地,在美麗的大自然中,緬懷兒子凱冬。

本文寫于2005年9月,作者歐陽瑞麗,作曲家黃安倫的妻子,鋼琴家,曾任職于北京舞蹈學院和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學院

